



大和圖書館

館藏

集兒厚

朱企霞 著

孺
兒
集

1 9 2 9

孱兒集

朱企霞著

一九二九年十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出版

屏兒集

實價一元二角

著者 朱企霞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發行處

重慶 南北
慶州 京平
天津 永花
主理 漢疏
堂北 牌璃
街路樓廠

北新書局

光 迴

深望黑夜之來，遮蓋了一切
恥辱，明媚，飢餓與多情；
地獄之門亦長閉着如古剎，
任狐兔往來，完成了他們之盛會。

我願長睡在駱駝之背，

遠遊西西利之火山與地上之沙漠；

無計較之陽光，將徐行在天際，

我死了多年的心亦必再生而溫暖。

欲出此羞怯之場所與煩悶之行程，

當效猶太人之四向奔競麼？

「一領袈裟」不能禦南俄之冷氣，

與深夜喇叭之戰慄。

——李淑良——

四三 這事發生於一八九一年將要過完的數天之中的某一天的晚上。莫

巴三從馬丹綺——家裏晚餐了回來，不過微醉，但出乎常例，居然一倒在沙發上爲時不久就很容易地睡着了。做了一個夢。待到醒來，倘和往時一樣，那十回有九回是要出驚地大呼起來的。這每次的原因可不能一律。譬如想着夢中種種可怕的情景，猶有餘恐，因而叫喚的事，有過的。因爲把夢當作了實有，實有當作了夢，分辨不清，覺得出奇，頗想實驗一下，猶如誰拾着了一口鐘之類，想知道它到底是銅的或者是瓦的便要去試着敲一下一樣——就叫喚了起來，試一試在目下的這個世界裏可也有人來應麼，像這樣的時候，也有的。種種，不能一律。只有這次，可以說也是出乎常例，沒有叫喚，因爲這夢底本身在莫氏也正是出乎常例。他夢見自己愛了，愛上馬丹綺——了。

不不，我們不應該這樣說的，因爲他自己首先就不承認是這樣。馬丹綺——是什麼呢，對於這問題，莫氏還只是根據了他底老脾氣，

搖搖頭而已的吧。這不是表示看不起——如別人議論他的時候所說，驕傲——也就是說，還沒有弄清白。只好當他是這樣的吧。

但總而言之，這次他却是一醒來就很清醒，走到寫字台邊坐下，而且旋出筆來——他微笑了。近數年來，誰曾從他底臉上看過這樣的微笑呢？這已是夜深時分。微藍的燈光漾在他那憔悴的，然而昶雅有緻的面龐上，使得那微笑更洋溢出正在感受着或種幸福底撫摸的漣漪。沒有命令就從不敢進房來打攪的那個侍僕——當然也不敢睡，因為主人醉了——這時只好在外面逡巡。又從鎖孔裏向裏面窺探。莫氏一發覺這，平常是得大大地發怒一次的。他底聽覺對於這特別靈敏，無論那僕人是怎樣地提心弔胆，幹得怎樣地輕手細腳。莫氏平素怕人家窺探他就如同小偷怕人喊破他正在行竊一樣。

「不要。這很好。」噴一口烟。

「是。」站着不敢動。

「不是很晚了麼？你睡去好了。」

這真是五萬分之一也沒料到的，被發覺了喚了進去，所發生的却是這樣的事：在那僕人。

悠適地抽着因爲有 ether, chloroforme 這等等，早就不常用的雪茄，莫氏這時候開始寫。是信樣的東西，不過受者是誰却即使是在他自己也不很知道。總之，寫出了這樣的東西，這在莫氏真也不得不說是出乎常例了。據有些人說，這次的事對於他數日之後的試行自殺，是有着很大的關係的。因爲去實行自殺也得有一種力量底鼓動，這次的事就正報告了他底這種力量的獲得云。這話不知確否。不過大家總還記得，他那次自殺的事可不正是這事的數日之後的一八九二年元旦

那一日裏發生的麼？

不是他這時寫道——

我稱你什麼呢？我還沒有想出一個適當的字眼來。而且我也不知
道你叫什麼名字。我叫你馬丹綺——，啊啊，倘若，那就大錯了。

馬丹綺——當我獨自出席到外面來看冷月，就找了來，這是真的。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怎麼會猜到有一個美麗的婦人站在我後面呢，
不聲不響地？這幽靈，這無言的雕刻。但是我一回頭就看見她那雙
眼睛在月下亮晶晶地發光，而且很深。我於是走開了。這事後來爲

大家知道了，我想我當然又照例地得被咀咒了吧，說我驕傲。上帝，我真個驕傲嗎？有誰知道我最初聽見這個評語是怎樣地覺得全然出乎意外而且出驚啊？或者這回馬丹綺——不會使這事爲大家知道也說不定。不過這有什麼兩樣呢？我於是表示我已經很老練，並不戰慄，猶如退兵，雖然不願交鋒，但陣容却還是很整肅不可犯，依然徐步地回到席上來了。大家都笑呵呵地歡迎我重復入席。你知道我向來也是會笑的。我這時候便加入了別一種戰陣了。我勝了呢？敗了呢？但我終於要走。這時候爲主人的馬丹綺——又來送我。我走了。關於她，我什麼都忘却了。這難道有什麼可怪嗎？

我爲什麼要叫你是馬丹綺——呢？否則，那麼過去的例儘多着，不是還可以叫你馬丹喀——，馬丹潔——，以至於馬丹X嗎？不過你底面影很像馬丹綺——這却是事實。但是難道僅僅因爲這一點我就可

以認爲你就是她嗎？

倘若她是她，她憑了什麼能使我這樣地幸福呢？

就是將才的事——啊啊，這情形我是說不出來的。你看我一下筆寫出了幸福二字，就覺得很慚愧，因爲我從來沒有將這兩個字好好地正面地用過。其實當每次不得已非用着這個字眼不可時，我就覺得窘。譬如要造一所花園，立定了主意，畫出了圖樣以後，不是還要着手琢山嗎，砌池嗎，栽花嗎？但當我在不得已時寫出了幸福這兩個字以後，我底山呢，池呢，花呢？沒有。我筆下這時候感覺着枯窘得要命。我這時候真覺得自己底生命是殘廢的。我只有蹲在路旁，看着別人飛跑了，雖然我也知道佢們每個底跑相也並不見得好。譬如屠介涅夫，有一次就同我談到他底一本名叫春潮（註）的東西。那主人翁沙甯起初是很會跑的，甚至跑相還可以說是很不壞。但後來就蹶了，一蹶

不可復振了。屠——說，那上半部非我所能寫出，但下半部却很壞，假使由我來接着寫，合攏來，那所成就的一定要好得多。我對於這話，雖然覺得是一種侮辱，但另一方面可不能不以爲這是說得很中肯的呀。那下半部真是寫得很壞。那時候只看見那新的女主人翁瑪麗亞在活動。至於沙甯呢，死了。其實這是怎樣好的一個局面呢。這時候其實是可以大大地來寫一寫沙甯底那種心的交鬥的狀態呀。我往常寫東西每逢寫到這樣的地方總是精神倍加的。我看他同國那個朵思陀以夫斯基也是這個樣，便是一方面高踞在座上做着靈魂的審判者，一方面又伏在階下做着被審判的犯人，這很富快感，我寫東西以寫到這之類的境界爲最有興味。然而屠——呢，他却寫得是那樣膚滑。好像他自己其時也真在遭着沙甯底那種厄運似地，一點也不敢立在沙甯底地位比較深酷地向裏面去看一看。所以失敗了。但是上半部呢？我對於

那上半部能說些什麼呢？這裏面所寫的不全是一些連我做夢也不會夢過的事情嗎？那樣天真，那樣忘形，那樣蓬蓬勃勃，說屠——在那時候將全世界都縮小了注到這部書裏面來了，也未嘗不可。我筆下從沒有過這樣渾厚的東西。我曾經寫過一些怎樣的愛情故事呢？我寫的愛情故事都是由我有意地去做出了來的。我心下至多也只能有着一個要將這將那寫得美麗或幸福的那個意念，但是事象却幾乎是一點也孕化不出來——不，不是孕化不出來，是感現不出來。你想我還不只有那樣支離滅裂地去造作嗎？最好也不過是能達到人工上的完整而已。所以我不能寫出我將才的故事了。我也不願讓自己生生地去糟蹋這個故事了。但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卻不會是別的什麼人，只是你，這一層却是不得不特別注明的。你在我底記憶裏是前此從不曾有過的。你在我底記憶裏是前此從不曾有過的人，這難道還不是的的確確的事實

嗎？對於這，你難道還能不首肯嗎？

從我初期的一生算起，一直到前年印出的人心爲止，總之在我那所有的包含有所謂愛情故事的東西裏面，就從不曾有過一個較大片的，渾成的愛的陶醉的抒寫，愛的汎濫的波漾。這表示我底一生是怎樣地可憐啊。屠——說我不能寫出像他那春潮上半部樣的東西，這話使我聽了難受，生氣，然而畢竟是千真萬確的。總之我現在也不要去想寫將才所有過的關於你的這個故事了。我且讓它蘊在我底心中好了，我且默默地來享受它好了。你不知道，有了大喜悅的人，那即使將那喜悅寫了出來或說給別人聽了之後心下雖仍能很是喜悅，但是只有着小小的喜悅的我似的人呢，那可不然啊。你不知道倘若他也將那小小的一點喜悅寫了或是說了出來，但心下立刻就要感着一種怎樣可怕的空虛底襲擊呀。那真同透了氣的薄味的酒一樣，原是薄味的

酒，加上一透氣，所以就什麼都完了。我將才有過的喜悅雖是我生平空前的大喜悅，但是我也無須去寫它，一則也因為我對於寫這樣的事的本領原就不高明，這是一定的，再則——爲什麼要寫呢？留着同我深深地一起埋葬起來豈不是更好嗎？我只說一點大綱。我將才睡着的時候，會見了你。我們是用靈魂相愛着的。這就是。

我怎樣認識了馬丹綺——，認識了多久，她底身世怎樣，她對我怎樣，這一些都是不相干的。她是很年青而且美麗，但這也是不相干的。這都是不相干的，不相干的，十分不相干的。你一定明白我底意思的吧，這一切都是十分不相干的呀。